



菜花香 李陶 摄

# 草木清欢 野蔬添香

□ 风凝

几场春雨后,几阵春风吹起,野菜便冲破大地的封印。不出几日,它们便攻陷一个又一个山头,一片又一片原野,一个又一个村庄。

有些野菜,长在地上,微微的苦。清明前后,春意渐浓,最易寻得的野菜,当属山苦荬。

山苦荬为多年生中旱生草本,适应性强,山坡上,地埂旁,果树下,沟渠边,阡陌小路,溪间田头,到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它们成群成片,似乎永远都挖不完。山苦荬有十几个名字,比如:苦麻菜、小苦苣、苦丁菜、苦碟子,等等,其口感可见一斑。

山里的孩子们喜欢叫它“苦麻子”,因为它的汁液不小心溅到衣服上、皮肤上,会留下像麻子一样的小点儿,很难洗掉。将苦麻子洗净,用开水焯烫后过凉水,加入蒜末、生油、醋、辣椒油等调料拌匀,一道凉拌苦麻子就大功告成了。那微微的苦味在口中散开,随后是清爽的回甘。

蒲公英,伏地而生,只要有泥土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

蒲公英的嫩叶刚刚从泥土里钻出来,有的呈棕褐色,有的呈深绿色。一铲又一铲挖下去,有的根须粗壮,有的根须细嫩。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碧绿的生着锯齿的叶,紫红的萼,浅黄的簇成绒球的花,在清风中摇曳生姿。蒲公英有很多接地气的名字,比如:黄花苗、黄花地丁、古古丁、李李丁菜,等等,好几十个。山里人习惯叫它“婆婆丁”,亲切又顺口。

婆婆丁可以用来泡茶,将洗净晾干的婆婆丁放入杯中,用开水冲泡,一杯清香的婆婆丁茶就好了。喝上一口,有淡淡的苦味和清香。据说,这种茶有消炎去火的作用。

清明时节,春色明丽,燕子翻飞,塞外宛如一幅水墨画,一派明清气质,一派生机盎然。布谷啼啼,鸿雁斜飞,我常常想起唐代高骈写的《风筝》一诗:“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入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此诗展现了风筝的灵动轻盈,亦抒发了诗人对自然和生活的向往和挚爱。

春光浩荡,草木萌发。人们在清明祭祀、逛庙会、踏青,充满田园生活的清芬疏旷和浪漫风情。大家放风筝、吹柳笛、摘草莓,再现“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美妙意境。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乘东风放纸鸢。”塞外古城的广场上、公园里,阴山脚下,万亩草原,到处是欢呼着、雀跃着放风筝的孩子,欢声笑语随风轻扬。春天嫩蓝的天空中,各式各样的风筝凭风飘忽,红红绿绿,姿势各异,牵着孩子们的向往和深情,点燃了心中激情,灿烂了春日晴空。



杏花探春 张成林 摄

婆婆丁可直接蘸大酱,亦可与其他蔬菜搭配在一起凉拌,色彩丰富,口感清爽。

婆婆丁鸡蛋汤,是一道老少皆宜的美食。将婆婆丁切碎,与打散的鸡蛋融合,倒入锅中煮开,撒上少许葱花,水沸出锅。喝上一口,汤鲜味美。

待到明朝一日秋风起,飞絮赴天涯,用它们小小的身躯去丈量大大的世界,无拘无束,随遇而安。无论是坎坷的沟渠边,还是陡峭的山崖旁;无论在空旷的荒野上,还是在杂乱的瓦砾间。喜欢,便好。

与苦麻子同属菊科的苜蓿菜,叶片更为宽厚肥硕,生长在路边、荒地。苜蓿菜的苦味相对淡一些,口感更加鲜嫩醇厚。

与婆婆丁相比,它没有那么耐寒,萌发会晚些时日。不过,我固执地认为,美食,是值得被等待的。苜蓿菜可以做成大饼子,果腹又美味。把苜蓿菜切碎,加入各种调料搅拌均匀,在和面时加进去,烙熟。咬上一口,苜蓿菜的香与玉米面的香,在口中交织,这简单的味道里,藏着家的温暖与安心。

我突然奇想,要将苜蓿菜圈养在自家的菜园子里。于是,开始挖坑,插苗,培土,浇水。没过几天,就见到它们长出了新芽。不到一个星期,就让我咧着嘴蘸着吃了。又过了不知多少天,它们又一次冒芽儿,而且长得更旺,结局也自然是同上次一样。

次年春天,我挖的坑已经圈不住它们了,它们在距离这个坑五六米的地方探出头来,在风中向我示威。它们同菜园子里的茄子、辣椒、生菜比个儿,居然有拔节的苗头。可是,终究是长不高的,因为我每天对着它们虎视眈眈。

它们见自己比不过园中菜的高度,就比起了生命的广度。这苜蓿菜发了疯一样,向四面八方延展,整个菜园子都成了它们的领地。有的甚至已经蔓延到菜园之外。

这种野,是骨子里的反叛,是性子里的不屈。这种野,把藩篱、桎梏和世间的一切约束抛之脑后,关不住,锁不得,刹不尽。

其实,苜蓿菜是最普通的一种野菜,也是农家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可以从春一直吃到秋。它汲日月精华,沐春秋洗,顺四时萌发,受雨露滋养,根系四通八达,如同蜘蛛网一样。不羁的灵魂,不拘的野性,向往山野,向往河流。在迷人的春光里,侧身可嗅花香,仰头可望苍穹,生得自在,活得悠然。偶有小虫爬上皮肤,酥酥痒痒,它便笑得前仰后合。

二

有些野菜,生在树上,清清的甜。

初春,杨树的枝干开始返青,杨叶成了村里人惦记的一道美味。

采摘杨叶,最不易把控的是时机。须天天盯着长势,早几日太嫩,迟几日就老了。

杨叶,要想走上餐桌,还需要经过沸水的煎煮来除去苦涩。将杨叶洗净后焯水,然后浸泡一段时间,攥干水分,就可以直接作为蘸酱菜。

杨叶可以做杨叶饼,把杨叶切碎,加入面粉、鸡蛋、水等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中摊成薄饼。煎好的杨叶饼色泽泽金黄,带着杨叶独特的清香,口感松软。

杨叶炒鸡蛋,也是一道很不错的菜肴。先把采摘回来的杨叶仔细洗净,放入开水中焯烫一会儿,这一步能有效去除杨叶的苦涩。接着,将焯好的杨叶捞出,过凉水后攥干水分,再切成小段备用。把鸡蛋打入碗中,搅拌均匀。锅中倒入适量的油,油热后将鸡蛋液倒入锅中,快速翻炒,炒成小块盛出。然后在锅中再加入少许油,放入葱花爆香,接着把切好的杨叶放入锅中翻炒,加入适量的盐、生抽等调料调味。最后,将炒好的鸡蛋重新倒入锅中,与杨叶一起翻炒均匀。

鸡蛋的嫩滑与杨叶的清香相互交融,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幼时,村里有许多高大的杨树。每到春天,小伙伴们就会相约去采摘杨叶。我们一边嬉笑玩耍,一边采摘着嫩绿的杨叶,仿佛那不是野菜,而是我们的珍宝。回到家后,奶奶会用杨叶为我们做出一道道美味的菜肴,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暮春时节,惠风和畅,空气中裹着淡淡的香。槐花的香,清新、淡雅,却入骨入髓。小院土坎儿上生着两棵老槐树,没有人留意它们几时萌的新芽,生的嫩叶,寻香而望时它们已然开了花。

那一簇簇洁白无暇的花串缀满枝头,与绿叶相映成趣,在春日暖阳下,洒下斑驳倩影。槐花的美,是不施粉黛的自然美。它们不娇揉,不造作,像极了柴门内的女子,自有一种小家碧玉的灵秀之气。它们总是开得沸沸扬扬,把整个小院都熏满了幽幽的香,引成群蜂蝶来此欢聚。

槐花,是一道乡野美味。记忆里,奶奶踩在小板凳儿上用镰刀把槐枝钩弯下来,一只手拽着枝条,一只手捧着花串,我就举着竹筐在下面接。而后,回到小院择洗干净,焯水,攥干。不知奶奶加了什么神奇佐料,馅就和好了,爷爷也已将面团擀成了一个圆圆的薄饼。装馅,对折,按实,再用碗中碗沿压掉一圈多余的边角。入锅油煎,很快槐花盒子就大功告成了。咬一口,简直是人间至味。

就连槐花蜜,亦可称仙露琼浆。瓷杯、瓷勺,白开水、槐花蜜,简简单单的搭配,浅浅淡淡的甜香,却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甜蜜。

槐花饼是春夏之交的时令美食。将槐花洗净,加入面粉、鸡蛋和水搅拌均匀,在平底锅中煎至两面金黄。咬上一口,槐花的香甜在口中散开,酥脆的外皮与软糯的内里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人欲罢不能。

青青的榆钱儿,是春风送给小院最好的礼物。在两棵老槐树旁边,是许多棵老榆树。在土坎儿下,能看到它们裸露在外

的根,像一件天然的根雕,但比根雕更具生命力。状如铜钱的榆钱儿,从老榆树紫紫色的胞萼里崩裂而出。那绿绿的、圆圆的、嫩嫩的榆钱儿,在盎然的春光里,显得煞是灵秀和清纯。

榆钱儿,人们喜欢用儿化音,更显亲切与自然。起初,是温润的绿,氤氲着浅浅的白。不出几日,便成了浓郁、水灵的碧,“哗”地一下爆满枝头,簇拥出一串串盎然的生机,抓挠得人心里痒痒的。

榆钱儿的味道,山里的孩子都知道。采摘榆钱儿也是很讲究的。莽莽撞撞不行,会伤到榆钱儿也会伤到枝条;畏首畏尾也不妥,那样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采摘满筐。采摘榆钱儿有一个妙招儿,便是“捋”:一只手持着树枝,另一只手张开巴掌握住榆钱儿肥厚的地方,轻轻朝外一捋,一把鲜嫩的榆钱儿就握在掌心了。若是新冒出来的榆树毛子,一踮脚儿便能够到,但结出的榆钱儿没有那么诱人;若是大树,一嘟噜,一嘟噜的,那才招人稀罕。在乡村,爬树并不是男孩子的专利,女孩子上树捋榆钱儿也是常有的事儿。

捋回来的榆钱儿,在奶奶手里就变得不一样了。她会在小院里,戴上老花镜,坐在用苞米皮编成的蒲团上,一片一片将榆钱儿择干净。我和爷爷也会凑热闹,是的,我们大概天生都爱凑热闹,一会工夫,就择完了。在瓦盆里清洗后,捞在盖帘上沥干。点着灶火,放上适量的葵花油,用葱花炆锅,再添水加盐,把灶下火烧得旺旺的。奶奶将白面加水搅成面糊,等锅内的汤水翻滚后,一勺一勺地顺着锅边往下溜。不一会儿,锅里就飘出了香气儿。我不知道榆钱儿是什么时候入的锅,只知道起锅时,白绿相间,清香四溢,吃一口,榆钱儿鲜嫩柔滑的滋味,便在五脏六腑弥漫开来。甚至整个房间,整个小院,都飘着榆钱儿片儿汤的浓香。

爷节催儿也催物,没过几天,青青的榆钱儿便开始泛黄,继而苍白如纸。风起时,片片榆钱儿便会翩然而下。那翻飞旋落的样子,轻盈、灵动,仿佛光阴的凋谢,几多悲壮,几多凄美。

爷节说过,这榆钱儿落哪长哪,耐旱耐冷。想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郁郁葱葱的小榆树在下一个春天向我招手的样子。

榆钱儿可以蒸着吃,把榆钱儿洗净,加入面粉拌匀,放入蒸锅中蒸熟。出锅后,加入蒜末、香油、醋等调料搅拌均匀,一道清香可口的蒸榆钱儿就做好了。吃起来口感软糯,带着榆钱儿特有的清甜。

行走在草木间,每一个生命,都是简单的、纯粹的、自然的、野性的,妙不可言。经风沐雨的这些野菜,虽生于山野,却行可于烟火人间,成为餐桌上的一道可口开胃小菜。我想,每一株野菜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宿命。人,也一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生存的意义不仅在斗室之内,也在山水之间。室内之乐,无外乎烹茶、煮酒、吟诗、作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温情。室外之乐,无穷无尽。

## 酒杯絮语

二

擎放起来。放风筝时得讲究技巧,刚放风筝的时候要小跑起步,才能将风筝放起,抬头看着风筝升起后,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放风筝了。春风吹拂大地,蓝晶晶的天空中飘着高高低低、各式各样的风筝。有拖着长尾巴的风筝,还有带着哨子的风筝,遇风如笙似笛,凌空轻奏,好听极了。

时下,路边小摊上出售着各式各样制作精致的风筝,再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了。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父母手中放飞的风筝,尽管走得再远再久再高,父母倚门倚闾的牵挂和嘱咐始终萦绕耳畔,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带来无尽的乡愁和怀想。

“五色罗裙风摆度,好将蝴蝶斗春归。”让我们放飞手中心爱的风筝和心中美妙的憧憬,释放郁结的愁绪,吐纳清新的空气,把自己放飞成一只凭风飘摇的风筝,翱翔在蓝天白云之间。

三

披风,扬蹄 一匹和一万匹。驮着白云

驰骋时风都躲进山湾 青草地上,路已沉睡千年 长鬃飘飞起征尘,两匹白马在呐喊声中飞驰

与鸿雁携手,穿过河滩 抬头时,犀利的目光看向深远 那是远古的战场,溅起的水花落在夕阳里

那挥手的勇敢,仿佛一曲长调 悠扬,悠远

一阙赶往一阙的路上,高原篝火 燃尽苦痛。长啸声直抵空茫

风云再起,万剑凌空飞舞 要收藏好希望,逐水草和夕阳

奔腾一场骤雨 那时有泥泞浸染双翼 山巅落石滚动。不回头 也不用加鞭

见一尾长尾 找回缰绳牵出的遗憾 荒尘在蹄音里,弹拨雁翎

## 母亲的红包

□ 秋阳

母亲走了……

手里攥着去年我63岁生日那天,她亲手送给我的红包,眼泪夺眶而出,压在心底的思念翻涌而上,母亲那些刻在岁月里的勤劳与温柔,一点一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仿佛她从未走远,还靠在里屋的床头,等着我喊一声妈。

农历十月初十,是我的生日,也是母亲记了一辈子的日子。每年这一天,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会收到她的问候。即便出差在外,也会接到母亲的电话,声音里满是慈爱,一字一句都是最质朴的祝福:“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祝你平安顺心、健康上进。”

若是我守在她身边,母亲定会炸上一盆金黄酥脆的油炸糕,热气腾腾端上来。那是家乡最隆重的庆贺,寓意吉祥顺畅。油糕的软糯与香甜,裹着母亲的疼爱,成了我每年生日里最难忘的味道。

去年农历十月初十,母亲已被病痛折磨得虚弱不堪,连起身行走都格外艰难。可她依旧没有忘记儿子的生日。强撑着精神,从枕头下缓缓摸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轻轻塞进我的衣兜,语气依旧温柔,还是那句熟悉的话:“儿子,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那一刻,我触到她冰凉、微微颤抖的手,心里酸涩得发紧,却不敢让眼泪掉下来,只好好好收下这份沉甸甸的爱,让她安心,让她欢喜。

那时的我,以为岁月还长,陪伴还多,母亲还能为我过一个又一个生日。却不曾想,这竟是她给我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这枚红包,从此成了她留给我最珍贵、最揪心的念想。

都说妈在家就在,那个时候不懂,如今母亲走了,我才真正明白,没了妈,家就少了根,没了魂,缺了那个永远等你、疼你、念你的人模样。

母亲的一辈子,都在操劳,都在奉献。她用一双柔弱却坚韧的手,撑起了整个家,也温暖了身边人。儿时记忆里,母亲的手就没闲过。早年她当乡村民办教师,怀里抱着我,踩着河滩里的石头,到邻村去教书。清晨的露水打湿裤脚,寒冬的冷风刮在脸上,她却满心欢喜,握着粉笔,教村里的孩子算数、识字,用知识的火种,点亮了一方小小的课堂。那是属于她的青春,也是我记忆里,母亲最温柔的模样。

后来,为了改善家境,母亲拿起针线做起了裁缝。飞针走线间,一块块普通布料,在她手中变成街坊邻里身上板正漂亮的衣裳。她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缝纫机的声响,常常伴着深夜的灯光。裁剪、缝纫、锁

边,日复一日的辛劳,让她的手指渐渐变了形状。再后来,凭着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韧劲,母亲投身个体经营,墙上粘贴的工商营业执照,是当地的001号。她风里来雨里去,进货卖货,奔波劳碌,一心只想把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生活的艰辛,从未压垮母亲的刚强,反而让她把“勤俭”二字刻进了骨子里。她对自己极尽节俭,省吃俭用,很少为自己添一件像样的衣裳。我们整理她遗物时,翻出许多打了补丁的内衣、袜子和床单,洗得发白,磨破了边角,她却舍不得丢掉。

她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也要让儿女吃饱穿暖、安心读书。对娘家的兄弟姐妹、侄舅外女,她始终热心相助,谁家有困难,她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手,出力出力,从无半分犹豫。

在那个特殊年代,母亲为她的五个兄弟张罗成家,找寻出路,费尽了心血,跑前跑后,扛下所有压力,用自己单薄的肩膀,为娘家人撑起了生存的空间。

母亲的言传身教,早早融入了我的血脉,成为我一生的底色。小学四五年纪,十多岁的我,便学着母亲的样子,假期里脱土坯、打石子,挣些零钱补贴家用。是勤劳的母亲,教会我踏实肯干、自立自强。她常叮嘱我:“做人要干净正派,不要占公家的便宜,要好好学习,多给父老乡亲做好事。”

母亲教给我的做人道理,伴我走过半生,成了我的行为准则。这辈子,有一个场景,我永远铭记。1980年,我参加高考,被军队院校录取。母亲带我坐在拉货的大卡车车厢里,风尘仆仆赶到医院体检。一路颠簸,她却始终笑着安慰我,眼里满是骄傲与期盼。

后来,在《再见了妈妈》的歌声里,她送我登上参军入学的列车。我趴在车窗边望着她,她在站台上不停地挥着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份不舍与牵挂,深深地烙在我的胸膛。

那是我人生的新起点,也是母亲用爱,为我铺就的前行之路,从家乡到远方,她的爱,始终陪伴,从未离开。

四

如今,母亲静静地走了。可我知道,她并没有真正离开。她的爱,化作春风,化作细雨,无声相伴,岁岁年年。她勤俭、善良、倔强、坦荡的品格,早已刻进我的骨血,成为我一生前行的力量。

她的爱,藏在这枚红包里,藏在她的叮嘱里。

五

一阵阵风沙迷住了眼 心底最深处的清寂 贮满问候和等待。有情 有愁绪

骨头里的重生,苍苍而决绝 英雄回归大地,那片绿色 在星海里 黑骏马正与女孩告别

冲天。而冲向遥远的地方 浪花拍打星辰 握住期盼,握住流萤在山边 划过的痕

古道上的荆棘刺穿澎湃的私语 红尘。穿云雾而归 追赶的弯月挂满腮刀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边,日复一日的辛劳,让她的手指渐渐变了形状。

再后来,凭着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韧劲,母亲投身个体经营,墙上粘贴的工商营业执照,是当地的001号。她风里来雨里去,进货卖货,奔波劳碌,一心只想把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生活的艰辛,从未压垮母亲的刚强,反而让她把“勤俭”二字刻进了骨子里。她对自己极尽节俭,省吃俭用,很少为自己添一件像样的衣裳。我们整理她遗物时,翻出许多打了补丁的内衣、袜子和床单,洗得发白,磨破了边角,她却舍不得丢掉。

她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也要让儿女吃饱穿暖、安心读书。对娘家的兄弟姐妹、侄舅外女,她始终热心相助,谁家有困难,她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手,出力出力,从无半分犹豫。

在那个特殊年代,母亲为她的五个兄弟张罗成家,找寻出路,费尽了心血,跑前跑后,扛下所有压力,用自己单薄的肩膀,为娘家人撑起了生存的空间。

母亲的言传身教,早早融入了我的血脉,成为我一生的底色。小学四五年纪,十多岁的我,便学着母亲的样子,假期里脱土坯、打石子,挣些零钱补贴家用。是勤劳的母亲,教会我踏实肯干、自立自强。她常叮嘱我:“做人要干净正派,不要占公家的便宜,要好好学习,多给父老乡亲做好事。”

母亲教给我的做人道理,伴我走过半生,成了我的行为准则。这辈子,有一个场景,我永远铭记。1980年,我参加高考,被军队院校录取。母亲带我坐在拉货的大卡车车厢里,风尘仆仆赶到医院体检。一路颠簸,她却始终笑着安慰我,眼里满是骄傲与期盼。

后来,在《再见了妈妈》的歌声里,她送我登上参军入学的列车。我趴在车窗边望着她,她在站台上不停地挥着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份不舍与牵挂,深深地烙在我的胸膛。

那是我人生的新起点,也是母亲用爱,为我铺就的前行之路,从家乡到远方,她的爱,始终陪伴,从未离开。

如今,母亲静静地走了。可我知道,她并没有真正离开。她的爱,化作春风,化作细雨,无声相伴,岁岁年年。她勤俭、善良、倔强、坦荡的品格,早已刻进我的骨血,成为我一生前行的力量。

她的爱,藏在这枚红包里,藏在她的叮嘱里。

六

迎接西风里一盏流晖

缤纷在色彩里小憩 丢下牧歌和短剑 长野,流云 小红马的鬃发像火苗 也像夜空中的星星

枯萎在马背上,奔回久别的故乡 草籽成熟了,秋叶黄透了 饮沙,踏风 埋进时序推进中的彷徨

飞身与跃起,长鞭响彻空谷 阴霞里,苍鹰凌空盘旋 那是远古的战场,溅起的水花落在夕阳里

那挥手的勇敢,仿佛一曲长调 悠扬,悠远

一阙赶往一阙的路上,高原篝火 燃尽苦痛。长啸声直抵空茫

风云再起,万剑凌空飞舞 要收藏好希望,逐水草和夕阳

奔腾一场骤雨 那时有泥泞浸染双翼 山巅落石滚动。不回头 也不用加鞭

见一尾长尾 找回缰绳牵出的遗憾 荒尘在蹄音里,弹拨雁翎

冲天。而冲向遥远的地方 浪花拍打星辰 握住期盼,握住流萤在山边 划过的痕

古道上的荆棘刺穿澎湃的私语 红尘。穿云雾而归 追赶的弯月挂满腮刀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策马少年,怀抱红色山果



## 诗星空